

# 不被聽見的聲音 弱勢街賣者無處容身的困境

記者施智齡 / 採訪報導

「爭勞權、反過勞」、「每年加薪 10%」，五一勞動節凱達格蘭大道上聚集多個團體，聲勢浩大地向政府喊話，希望問題得到正視與改善；而在同一個都市裡，卻有這麼一群人，十分渺小，聲音不被聽見、身影總被人潮及車潮隱沒，儘管工作權益同樣有待改善，但他們的訴求，卻始終傳達不出去。

## 透視街頭工作的甘苦

車潮在商店林立的中山北路上不間斷地湧現，來來往往的行人，讓路口更顯生氣勃勃，七十二歲的街賣工作者-呂阿伯從中午就開始在這裡兜售，不斷穿梭在人潮中詢問，「要不要買衛生紙？口香糖？」四個鐘頭過去，人潮似乎沒替他帶來多大商機，呂阿伯喝了口水，繼續掛著笑容，不放棄任何機會……。



七十二歲的街賣者呂阿伯，不放棄任何兜售機會。

攝影／施智齡

為了求溫飽，許多身障弱勢族群投入街賣工作，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，但努力未必有收穫，呂阿伯表示，天氣跟日子影響很大，天氣好時，平均一天可賣八~九包，天氣不好時，一包也賣不出去；以一週而言，週四過後的日子，生意會比較好，但到了月底時，顧客又會減少，銷售量明顯下降。從事街賣四年的他，對於銷售量看得開，倒不是因為擺脫了金錢束縛，而是因為「會買的，就會買；不買的，你問幾次也沒用；我年紀這麼大，能做的也就只有這個，所以就腳踏實地的賣，別想那麼多，一天算一天．．．」被問到是否碰過不友善的客人？他坦承「難免啦，有的人會很兇地要你走開、不要擋路，但大部分我遇到的，都很善良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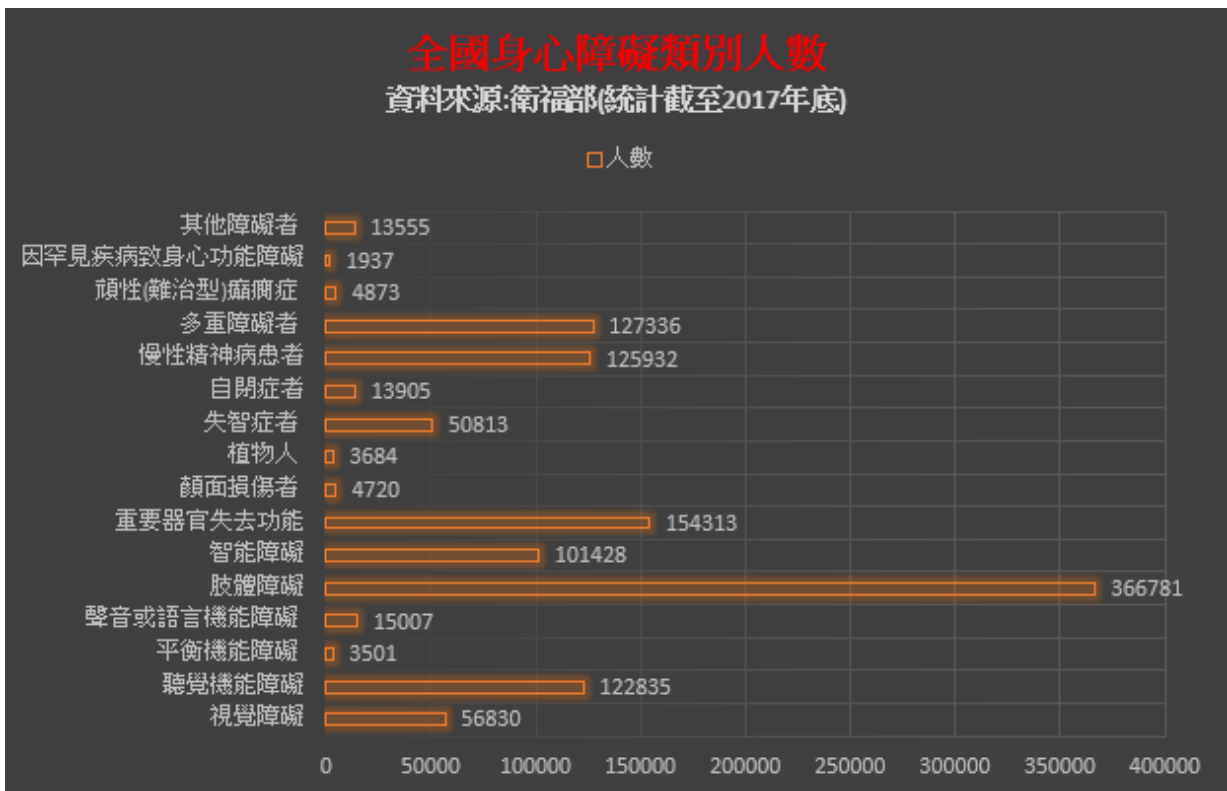
掛著笑容的呂阿伯，眼神專注看著前方，把握每一波前進的人潮！但採訪過程，記者發現，人們遇見街賣者，大多數會像光線折射般地改變方向，避開行經街賣者的位置；而另外也有極高比例的路人，視街賣者為隱形，縱使來到他們的面前詢問，部分路人仍堅持不看不聽的原則，仿若此刻，兩人身處不同時空。

### 外界對街賣的常見指控

外界對於這群街賣工作者的冷淡，其來有自，多年來負面事件報導，加上以訛傳訛的謠言，使得街賣在大眾心中，不再是單純的街賣，反倒成了汙名標籤交疊的一堆錯誤印象，舉凡這些指控中，以下兩點最常見：

**指控一、『明明看到他們走動，還硬坐在輪椅上，根本是假身障騙愛心』**

沒錯，有的街賣者確實可以從輪椅起身、做行走移動，但外界看見的，未必等同真相，因為他們無法像平常人自由自在地長時間走動或站立，有些人得努力抓住平衡，避免摔跤，有些人則是身體虛弱，無法久站，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，截至二〇一七年底，全國共有一百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五十名身心障礙者，其中又細分從外顯的肢體障礙，到內隱型的重要器官失去功能(俗稱「器障」、慢性精神病(俗稱「精障」)，乃至具有兩類(以上)的多重障礙...等十多種類別，而上述四種正是全國身心障礙類別人數最多者。因為特殊的身體或精神狀況，使得他們的體能無法符合職場勞動條件，因此轉而從事街賣，靠自己的力量，養活自己。



資料來源/衛福部；圖表整理/施智齡

## 指控二、『商品這麼高價，分明是坑人，聽說背後有集團控制』

街賣賣什麼？從呂阿伯的銷售籃可窺探一斑，舉凡口香糖、糖果、筆、面紙、濕紙巾....等日常用品，只要擺得進展售籃內的，都可拿來兜售，商品定價單一，每包皆賣一百。而這樣的價格往往讓民眾卻步，因為對於這些常見商品，大家腦中都有一個參考價，一個來自市面商店、賣場的銷售



價，兩相對照下，價格懸殊讓外界質疑街賣營運的正當性，擔憂工作者背後有黑手操控，而自己的愛心購買，會讓集團勢力坐大。其實，這樣的定價，在街賣產業中，早已持續十多年，漸漸成為一個行規，後期加入者依循前輩的運作模式，大家各自在不同地點，遵守行情地銷售。

那麼利潤空間有多大？

若是單純個體街賣者，銷售額扣除掉進貨成本，就是工作者的實質收入，當然工作者也得自行承擔商品過期、損壞、遺失，甚至被警察開罰單等各種風險；另外一種，則是隸屬於組織的街賣工作者，組織負責批貨、包裝，也承擔著商品各種狀況乃至工作者被開單的風險，而街賣的每一筆銷售，工作者可實質拿到銷售額的五成，另外一半則歸屬於組織，用來支付進貨成本，及組織的運作開銷。究竟，這樣一個組織，外界所稱的「集團」，實際運作是如何？真如大眾想像般這麼神秘、黑暗嗎？記者決定直搗黃龍，前進集團據點探究究竟.....



## 鐵皮屋 一座撐起無數街賣者夢想的家



距離板中捷運站 15 分鐘路程，附近民宅及小型工廠參差不齊林立，拐入巷弄走到盡頭，矗立眼前的，是一座十分不起眼的鐵皮屋，這裡正是遭外界指控為「集團」的所在點，採

訪當天正巧碰上前來參訪的幼童，照片中被小朋友簇擁的，就是「新巨輪服務協會(以下簡稱新巨輪)」創辦人陳安宗，面對首次接待年紀這麼小的參訪團，陳安宗表示「孩子年紀輕輕就想認識弱勢族群，讓人欣慰，關於我們，社會上充斥許多謠傳，其實我們很歡迎外界親自來參觀，來真正地認識我們」。

鐵皮屋占地不廣，屋內每個空間都被妥善運用，屋內左側是擺放數周存貨的倉庫，繼續往裡走，一條龜裂斑駁的走道，印入眼簾。



儲存數週街賣商品存貨的倉庫

攝影／施智齡

「身障者其實很難找到房子，有的是房東不願意租，有的是沒有無障礙空間.....」

「有無障礙空間，若不是在一樓，還得有電梯，兩者兼具的都很貴，一般街賣者根本租不起」



鐵皮屋內，斑駁走道串起弱勢街賣者的生活起居。  
攝影／施智齡

提到街賣夥伴們尋屋的困境，新巨輪員工有感而發，於是協會將斑駁走道的兩側隔成三十間雅房，免費提供給經濟弱勢的街賣工作者居住，儘管房間狹小，但至少能讓工作者有個安身之處。而走道的盡頭設有廚房、餐桌、浴廁空間以及晒衣場，雖然空間不寬敞，但新巨輪努力營造一個街賣者共同的「家」，一個夥伴們互相有依靠、彼此可以交流分享的空間。



## 弱勢族群 要的是一個機會跟尊嚴

本身也是身障者的陳安宗，娓娓道來自己的過去，曾經歷創業失敗、舊工廠因大火成廢墟，一夕損失上百萬、向銀行貸款頻頻碰壁，最後走投無路，只好找上地下錢莊.....人生種種的意外，讓他深刻體會身障者在社會打拼的困難，一旦倒下，要重新站起，更是需要極大的勇氣，「不論是天生殘疾，或因為意外、職業傷害造成生理上不可逆的變化，心理一定也會受影響，這時候需要有親人、夥伴的支持與陪伴」，而新巨輪正是默默在背後支撐這群街賣工作者的大家庭。

「這幾年社會大眾對街賣者的態度有漸漸改善，但是街賣這工作，說穿了，是遊走在法規邊緣地帶」陳安宗感慨表示，「街賣的規模及營業額，不適用現行的流動攤販許可證，而沒有一個規劃的合法場地，街賣者也就只能 Try，被趕、被開單，下次就知道要避開那個點。」街賣，某種程度來說，是一份看天氣更靠機運的工作，賣得不好，街賣者心中難免低落，但這還不至於打擊他們，陳安宗觀察，「夥伴們回來情緒不好的，主要都是因為在街頭受氣。」大多數街賣者年紀大了，反應較慢、動作比較大，在兜售過程，若沒有注意距離，容易碰觸到路人，結果就是...挨罵被教訓。但這一塊，我們也只能檢討自己，再次提醒夥伴。」



沒有規劃的合法場地，街賣隨時有遭開單的風險。 攝影／施智齡

繁華都市中，有這麼一群人，彎著身謙卑地在夾縫中求生存，您看到了嗎？下回當您在街頭看見他們的身影，若有餘力，不妨停下腳步，向他們光顧；即使不購買，也請不吝給一個微笑、一點鼓勵，將溫暖傳送給日日街頭奮鬥的弱勢工作者。